

【书缘往来】

# 写童庆炳老师，也写到了莫言

□赵勇(大学教授)

去年5月，我参加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揭牌仪式，遇到了《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女士。第二天她打电话给我，说想在“童庆炳的意义”之名下组一组文章。她负责找两位大牌作家王蒙和余华，让他们各写一篇，并让我跟童老师商量，让他的弟子写两篇。与童老师通报此事，童老师说，那其中的一篇就由你来写吧。

我来写童老师自然义不容辞，但我既不想重复我先前的一些想法，也不想借助于别人用过的套路。可写什么好呢？要不就干脆写童老师与中国当代作家的关系吧。尤其是莫言获诺奖后，当年的“文艺学·文学创作”研究生班又不断被人提起，何不把这一事件作为突破口，去追寻一下童老师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精神风貌？于是我给自己定下一个作文题目：《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童庆炳先生对中国当代作家的意义》。

写这篇文章，我主要读的是童老师的书，尤其是重读他那本《维纳斯的腰带——创作美学》（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因为此书是当年童老师为那些作家上课的讲稿。这次阅读，我调动了我以往听童老师讲课的全部记忆，重点琢磨他如何举例，如何把笔下文字转换成课堂语言。我甚至还将心比心——童老师给那些作家讲课时已五十有三，而我也很快活到了他那时的年纪。我现

在给学生讲课时是何种状态？我是不是由此也可以推演出童老师当年讲台上的风姿？当然，我也知道，在讲台上，我大概永远都不是童老师的对手。因为童老师讲课如同“过节”，皮鞋擦得倍儿亮，西装穿得倍儿挺。这种装束，甚至给迟子建留下了极深印象。她说童老师“白衬衣穿得好，就像雨后晴空中的白云一样悦人耳目”。而我经常是赵树理式的行头，弄得自己跟山药蛋似的。我这打扮，与童老师相去甚远。

我当然也说到了时为研究生学员的莫言，且重点琢磨了一番他那篇硕士论文——《超越故乡》。实际上，我在1999年买到并阅读他的第一本散文集《会唱歌的墙》（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时就读过这篇文章，但我当时并不知道这就是童老师指导出来的硕士学位论文。这次重读，我发现那时的莫言就立下了雄心壮志。此外，文中有许多精辟之词，让人深思（如“故乡是‘血地’”，“《我与地坛》里有宗教，有上帝，更重要的是有母亲，有童年”等）；有些话说得机智，令人捧腹（如“我认为文学是吹牛的事业但不是拍马的事业，骂一位小说家是吹牛大王，就等于拍了他一个响亮的马屁”）。

因莫言曾经说过：“文章中那些引经据典之处，都是童老师给我加上的。”（《莫言对话新录》，P114）我还重点看了看那些引文，

由此来推断莫言说法的可靠程度。我发现有几处引文来自托马斯·沃尔夫《一部小说的故事》一书，为此我还专门下载了沃尔夫的《一位美国小说家的自传》（此书亦收有《一部小说的故事》），翻阅一番。我觉得此书莫言一定认真读过，那些引文并非童老师所加。后来我向童老师求证，童老师记忆犹新，心直口快，说，这本书是我提醒莫言去读，他才读的。写硕士论文他就读了这一本书。

写完这篇文章时，我也收到了张主编的信息：余华的稿件已经到位，王蒙那里依然联系不上。原来我琢磨着，王蒙先生写一篇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因为童老师与他交情不浅，没料到却是这种结果。莫非王蒙沉浸于新婚之喜而无暇他顾？情急之下我问童老师怎么办，他立刻为我推荐了何西来先生，并说他在2005年有个发言挺好，把那个改改就能用。

我把童老师的意思先告诉了张主编，又给何老师打电话商量此事，却不知他刚刚病愈出院，原本声若洪钟的他在电话里已是中气不足。他说若是新写一篇，目前的状态已不大可能，但若是修修补补尚有余力。你把打印稿寄过来吧（由于视力不好，何老师已拒绝看电脑）。20天之后，我派学生取回了这份修改稿，见上面勾勾画画增删之处不少，立刻决定扫描存档，作为一个珍贵的纪念。

【文化读本】

## 我读《霜冷长河》

□荆树峰(小学教师)

长久以来，我深深地迷醉于余秋雨先生的散文，因着其中流露出的大气，因着其间自然景观、人文思考、时代审视互相绾接而成的风景给我心灵辐射的难言的美感。从《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中，我领略到了“文化散文”的魅力。当余先生的又一本散文集《霜冷长河》摆上我的案头，我满怀敬重翻开了它，一读却不能释卷，匆匆读完，我有了全新的收获。余先生在我心中的形象由原先的令我高山仰止的学者一转而成满腹智慧、目光敏锐的慈祥长者。

人生是条河，先生说“有河流相通的遥远是一种忧伤”，那么当我们在人生的河流中漂移到一个较远的所在，所得的忧伤便应是源于对前一段旅程的反

思。因为我们无意中遗失了太多本该好好把握的东西，所以先生“以霜冷长河的图景为背景”谈了“因经霜而冷峻的中年人生”，在这个“大地霜降，河水骤冷，冷走了喧闹的附加，冷回了安详的本体”的人生季节，延伸千里的冰冷水面上的朵朵思考的浪花，先生真诚地描绘下它们美丽的内涵，奉献给读者，目的只有一个——“给燥热的人间一个久久的寒噤”。

余先生写得很冷静，我也从中读出了先生的另一面——一个文化内涵深厚的普通人。先生也有生活的苦恼，也有无数挥之不去的烦心事，但先生对人生、对社会的关注与思考却永远没有停止。书中说道：“人类伟大而无奈，只要时时仰

望太空，面对旷野，就会什么也不在乎了，最后只剩下两个字：善和爱。我们因此还能跋涉，因此还有喜乐，因此还叫人类。”真的，人类在忙忙碌碌中，为了些说得清和说不清的原因，争名逐利，蝇营狗苟，尔虞我诈，在获得些许功利性收获的同时又遗失了太多的美好品行，失却了我们人类的大度，日渐走向生命的负面。先生观察到了，用一颗温热的心灵发出了令无数同类不能漠视的呼喊——“真正急于要做的，是高贵的博爱精神，慈善情怀的重建”——这种呼喊比他融入山水的思考更实际，比他纳入历史的探寻更有力度。

合上书，我对先生有了更深的敬重！

【书与人生】

## 我的草房子

□李昂昂(工人)

大学毕业之后，我终于明白枯燥无味的日子是怎样的了，每天就是工作、吃饭、睡觉——连打豆豆的娱乐都没有，日子就是那么无聊。当每天只记得昨天撕日历的场景时，就变得莫名地可怕起来。在这日复一日的光阴中，我的心也变得圆滑起来，性子如同一个迟暮老人一样安稳，按部就班地蹒跚前行着。

在一次搬家中，我打开了一个尘封已久的纸箱，里面都是以前读过的书，我拣出几本放在床头，准备无聊的时候翻翻，却一直都没动一下——几乎所有的空闲时间都被我浪费在电脑和手机上了。一天夜里，家中停电，我点起蜡烛，在微弱的烛光中，看到了放在枕边的一本书，烛光映照下可以看到书皮上的三个

字——草房子。这是念初中时买的一本书，当时感觉书的风格很诙谐，此时无聊就翻看起来。

因为停电的缘故，外面很静，家里也静，唯有我翻书的声音，一页，两页……时隔十年，再读此书已换另一种心境。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变成了书中的桑桑，跟着桑桑做一个心灵的记录者，记录下童年光阴中的故事。那故事里有残疾少年对尊严的坚守，有不幸少年对命运的奋起抗争，有少男少女对纯粹爱情追求，有花甲老人在生命最后时刻的人性闪耀，有沉默却又浓烈的父爱……书中那些平淡却充满纯真的片段，几乎和我的童年契合起来，我的灵魂都在战栗。我以为我的童年时光曾经很无聊，早已被我忘记，却没想到，

回忆汹涌而来——在故乡的那片土地上，每一粒沙尘，每一条路，每一条河，每一个物，都存在我的心中，那些过往并没有冲散在时间长河里，反而沉淀下来，让我魂牵梦萦，不能自己。

平凡也好，特殊也罢，其实每个月都有意义，都存放在我们的脑海里，它永远是组成我们人生的重要部分。当我明白这一点，在以后的日子，我不再暮气沉沉，不再消极萎靡，不再怨天尤人。我心中满是感恩，认真地过着每一天。

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草房子，草房子里盛放的是那些往事，虽然陈旧，但却是最真的事、最美的回忆，它比任何一个金碧辉煌的房子都要美丽，都够结实。

【书香满屋】

## 我陪女儿读过的书

□索菲爸爸(报纸编辑)

女儿酷爱读书，她从小读过的书，不论厚薄，粗算大概有上千本了。

她或许曾经是山东省图书馆在册的最小的读者。两岁半的时候，我给她在省图书馆办了借阅证，当时因为年龄太小，通融一番才给办了。我们在那里看了国内出版的最早的一批优秀的图画书，如《胆小如鼠的巨大人》、《米丽的大秘密》、《发明家奇奇兔》、《维利床底下的鬼》等，开启了女儿图画书的阅读史。

几乎每个周末，我们一家三口都会去少儿馆看书，之后再借上三本书，转到与图书馆一墙之隔的大明湖遐园，夏天坐在树荫下，冬天沐浴在阳光中，开始我们的“亲子阅读”。我曾经把和女儿一起在遐园阅读《班长下台》的照片，传给这部书的作者、台湾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桂文亚女士，桂老师特意给女儿捎来一本台湾出版的《班长下台》，并为女儿题字留念。

女儿的童年搜罗了当时所能搜罗到的优秀图书，我与女儿也度过了难忘的亲子共读的幸福时光。带女儿外出，每到一地一定要去有特色的书店看看。北京的蒲蒲兰、台北的诚品、新加坡的莱佛士酒店书店，我们爷俩都光顾过。

给女儿挑选图书，最看重的是故事的创意和插画的精美。这种创意可以是出人意料的构思，也可以是寓意深远的意境，可以启人心智，也可以纯粹好玩；这种精美可以是安得烈·德昂孩子般的“涂鸦”，也可以是安东尼·布朗写真般的精致。

女儿选书的标准是“有趣”。根据这一标准，她喜欢的图书的主人公必定活泼、幽默，最好还能“闹”。像《小艾来了》里一刻停不下来的艾、《晴天有时下猪》里糗事一大堆的昌山则安、《大卫，不可以》里到处闯祸的大卫；稍大些，她喜欢的“厚书”，又包括了《小淘气尼古拉》、《淘气包埃米尔》和《窗边的小豆豆》等。她喜欢葛西尼幽默的文笔，喜欢桑贝洒脱的画风，津津乐道小豆豆的“跳沙堆”、“好好嚼啊”——书的厚度变了，欣赏的标准仍没变。

也曾担心女儿读书只求好玩，太不“深刻”。后来读了《哈利·波特》的作者罗琳的一段话——儿童读物不是教科书，其目的不是教会孩子们什么特定事物。这不是文学的特性。人们确实能从文学中得到一些东西，但可能只是教你如何开怀大笑，而并非每次都像打你一耳光一样让你吸取教训——然后我就释然了。其实仔细想想，女儿喜欢的这些经典图书，还是蛮“厚重”的，除了表现儿童的天真外，潜移默化中回味无穷，受益匪浅——也就是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所谓的“打精神底子”的书。

女儿逐渐长大了，读的书页数不斷增多，甚至从中文读到了英文，我这位“朗读者”也失去了为女儿读书的机会，但那些年亲子阅读的美好时光，注定成为一段美好的记忆。正如儿童文学教授方卫平说的：共读时光会在年幼的心灵中留下一段充满光华的记忆，并滋养小读者未来的生命和岁月。对于父母而言，珍惜和创造这样的时光并不仅仅是为了孩子，也是为了许多年后，当你们开始思念远方那个长大的孩子的时候，会因这一段温馨的回忆而感到生命的充实和幸福。

一本书能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一本书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沉静的阅读在今天已经越来越难得，然而只有阅读才能滋养我们的心灵。

喜欢一本书，或者喜欢许多本书，只要发自内心，只要曾经有所感有所悟，不论当下的新书还是过去的经典，都可以写出来与大家分享。篇幅无需太长，言简意赅千字文足矣。

投稿信箱：qlbook@163.com

### 【编辑在读】

本期登场：李宏声



### 《爱读书》

安武林 著

《喜欢书》

孙卫卫 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在儿童文学界，读书、爱书，要以安武林和孙卫卫最为有名。2012年他们各自出版了一本有关“书”的书，安武林的是《爱读书》，收录的大部分是他的书评；孙卫卫的是《喜欢书》，收录的大都是和书有关的日记，或读、或买、或淘、或受、或赠、或想。安武林以书评最为擅长，观点颇有新颖独到之处；孙卫卫以小说、散文成名，用笔细腻，情感真诚朴实。这两本书读来，颇有“春兰秋菊，各有千秋”之妙。

### 《中国儿童文学史略(1916—1977)》

刘绪源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近年来我在编辑民国时期有关儿童文学的图书，很想了解一下民国时期儿童文学的历史。除了教科书之外，刘绪源的新著《中国儿童文学史略(1916—1977)》进入了我的视野。诚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言：“我的这本小书在书名中出现了‘文学史’字样，其实很可能只是一本‘书话’的合集。但这书话是相对成系统的，是对近百年中国儿童文学中较优秀的创作的鉴赏与批评，同时也在努力寻找它们之间的关系。”这的确是一本特殊的“史”书，以作家作品为纲，梳理得细致入微，读来大受启发。

### “人小鬼大双胞胎”系列

张菱儿 著

海豚出版社

张菱儿不仅是儿童图书编辑，也是一位儿童文学作家。更令人惊奇的是，她也是一对双胞胎的妈妈！她的“人小鬼大双胞胎”系列刚一出版，我第一时间便阅读完了。这套书主要记述了一对双胞胎小兄弟的成长故事，情节轻松活泼，语言诙谐幽默，甚至还有些鬼灵精怪。这套书适合当下小学中高年级学生阅读，读后定会有所思、有所得。